

## 論《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的悲劇性

**【摘要】**：《白鹿原》是陳忠實先生筆下的一部長篇小說，文中通過對種種人物進行深度的刻畫和描寫，反映出了舊社會的宗法禮教對於人們的影響與迫害，特別是《白鹿原》這部作品中的女性，本文選取三位典型女性進行分析。

**【關鍵字】**：舊社會宗法禮教、人物塑造及刻畫、人物特點

《白鹿原》是陳忠實先生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全文通過描寫“白家”與“鹿家”兩大家族的爭鬥，不僅僅將劇中主人公白嘉軒塑造的十分完美，並通過兩大家族的爭鬥映射出了再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中不同人物在當時年代的生存狀況與命運沉浮，而在當時的社會中，女性的生命以及精神在當時的社會背景所遭受的淒慘與無奈。

### 一、封建教條下婚姻的悲劇性

《白鹿原》小說的開篇第一句便是“白嘉軒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裡娶過七房女人，”而白吳氏吳仙草便是白嘉軒的第七房女人，她的婚姻雖然在小說之中較為圓滿，但是仍然充滿了悲情色彩，她的父親為了報答白家的恩情，在白鹿原上沒有人敢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六房妻子全部身亡的白嘉軒，而她的父親卻為了報答白家的恩情，在喝酒言歡之間就將女兒許配給了白家，白鹿原上無人不稱讚她的父親知恩圖報，但是這份報答卻是將女兒的一生前去知恩。白吳氏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女性的縮影，她被當成一件物品交易給了白家，為的只是報答一件恩情。

在白吳氏新婚時，身上綁著的六個桃木棒槌，桃木在民間是驅邪的利器，為了保證自己女兒的安全，白吳氏的母親求來了六個桃木棒槌以保自己女兒的平安，在告知白嘉軒自己新婚後過百日才能同房換來的卻是白嘉軒的暴怒後，這位女性，她扯下了這六個桃木棒槌選擇服從自己丈夫的意願，這六個桃木棒槌代表的是自己身為女性最後一點的自主意識，當她扯下這六個桃木棒槌，也正是悲劇的開端，這位女性放下了自己的自主意識，成為了完全接受並服從宗法禮教所教給她們身為人婦的所有理念。

這樣一位女性，心甘情願為了丈夫傳宗接代，盡心盡力的服侍家

庭，為了白家生下了三個兒子，在當時那個年代，無非是白家乃至整個社會都求之不得的一位女性，這也正表明了這位女性的悲劇性，當感染瘟疫，這位奄奄一息的女性提出的最後一個對丈夫的請求，請求見見自己被趕出家門的兒子，而丈夫以謊言欺騙，她在這一刻釋然了，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她都在回想著自己丈夫為她做的一切決定，而她的丈夫，直至她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沒有為了這位為白家生下三個兒子的大功臣彎下自己作為丈夫的腰。在最後白吳氏這位角色也以這樣一個悲傷的結局結束了她的一生。<sup>1</sup>

可能有人會問，白吳氏的悲劇難道不是她自己造成的嗎，她可以逃，逃到一個誰都找不到的地方作為一個自由的女性自己生活，但是事實上，她在婚前受著封建社會中父權這座大山的壓迫，而婚後更是迎來了夫權這座大山，她也許想要逃，但是她無處可逃，兩座大山的重量化作枷鎖，緊緊束縛著每一位封建社會女性，這不僅僅是她們作為封建社會女性的悲劇，更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所帶來的沉重的悲劇。

## 二、封建教條下崇高的女性

說到田小娥，這位女性可能是書中最有爭議的一位，田小娥這位角色的悲劇從罪惡中開始，最終也從罪惡結束，她作為郭舉人的小妾，她的生活條件並不算差，但是與之相對的，她卻過著毫無人格尊嚴的生活，這樣的環境催生出了這位角色在當時熠熠生輝的勇敢的反抗，她背負著罵名和黑娃走到了一起。儘管這位角色的反抗遵循的是人的最原始的欲望，但是她的這份反抗女性的三從四德的鬥志在當時社會中已經是為數不多的女性的自主意識展現。

田小娥的一生都處於反抗與被壓制的迴圈之中，在她被黑娃領回白鹿原上的時候，白鹿原就掀起一陣軒然大波，大家都訓斥這位勇於反抗的女性，再後來黑娃被迫逃走，只留下田小娥一人在破窯洞無依無靠，在尋求鹿子霖的幫助時，鹿子霖以幫助黑娃為由，將田小娥據為己有，而這一次的欺騙，也預示著她對於封建禮教的報復，她聽從了鹿子霖的教唆，去勾引無知的狗蛋，被白鹿原施以刺刑以懲戒，而這也是封建禮教對於當時這個年代的不遵從女性三從四德的打壓，但是這位女性卻不屈服於封建禮教的迫害，仍然挺直腰板前往藥房取藥。

---

<sup>1</sup>王奕霖：〈父权意识下的女性生存困境——《白鹿原》女性形象简析〉。《金古文创》，2021年05期，第12-14页。

然而對於擁有家室的鹿子霖的所作所為，卻沒有任何懲罰，這也正代表了封建禮教中的男尊女卑，人們對於女性的偏見根深蒂固，儘管以田小娥為代表的女性階層的解放是時代的必然性，但是在田小娥所在的時代，在當時那個封建思想氛圍濃厚的年代中，這一類女性想要完成女性階層的解放這一訴求基本是不可能的，而這也最終導致了以田小娥為代表的女性的悲劇結尾。<sup>2</sup>

這位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女性，最後被黑娃的父親所殺害，在當時封建禮法社會還是不允許這樣一位女性的存在，而她死後，也並未停止她對於封建禮法的鬥爭，她的屍體腐爛引起恐怖的瘟疫，她的魂魄附身在鹿三的身上以斥責封建禮法的不公，但是她依然是迎來了悲劇的結尾，她被白嘉軒以六陵磚塔鎮壓，而羽化飛起的小飛蛾也被人們無情的踐踏踩碎，她的個人意志雖然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但是仍然沒有撼動宗教禮法這座大山，她是一位時代的革命者，雖然她沒有撼動男權社會下對於女性的迫害以及對女性自由意志的迫害，但是她以自己的一生鞭撻反抗那些所謂的宗教禮法的威嚴，她是罪惡的，但是她卻擁有著最崇高的精神。

### 三、突破封建的“白鹿精靈”

在小說中，有這樣一位女性，她從出生就跟別人不太一樣，她是美的化身，是正義的化身，更是白鹿藝術的化身，她就是白嘉軒唯一的女兒——白靈，白靈代表著新一輩的年輕人，可以接受新事物，突破封建禮教的桎梏，是一位新時代女性的形象。

在白鹿原上，白靈不僅沒有像其他女孩子一樣纏足，並且可以正常的進入私塾進行學習，在讀完私塾後，她的父親白嘉軒不讓她繼續接受教育，這也是一次的封建禮教中父權的對於白靈的衝擊，而她選擇了奮起抗爭，她跑到城裡的二姑家中並以死相逼，爭取繼續讀書的權利，而在當時的社會，男女之間的婚姻大事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白靈這位女性在被迫頂下婚約後，她並沒有選擇遵循，而是選擇再一次反抗，她從家中出逃，她勇敢的追逐自己的愛情，當她與鹿兆海相愛後，她便一封家書回絕了父親為她定下的婚約。

白靈將自己的命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她兩次反抗自己的父親，堅持走自己選擇的路，她沒有選擇遵循自己父親去輟學，更拒絕了自己父親為自己定下的的婚姻，勇敢追逐自己的愛情，她向命運抗爭，

<sup>2</sup>王玉娇：〈现实主义视角下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悲剧〉。《青年文学家》，2020年36期，第34-35页。

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她也反抗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禮教對於婚姻的條令，在當時那個男權社會中，她不把自己當成男性的附屬品，而是一個不受壓迫男女平等的新時代女性。在當時的社會她就像是一道閃電，堅定且閃亮的劃破舊社會的黑雲。

但是閃電雖然堅定閃亮，但是卻稍縱即逝，這位敢於衝破舊社會桎梏的女性，最終還是沒有逃過舊社會對其的迫害。白靈在新文化、新思想的鼓動下，對於舊社會對女性的束縛，白靈選擇積極的反抗，而這樣的反抗也使得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膽的衝破舊社會封建禮教的牢籠，走上了為黨的政治理想而鬥爭的道路，走上了為婦女解放的道路。<sup>3</sup>

悲劇最終降臨在了這樣一位新時代的女性身上，她犧牲了，她沒有犧牲在戰場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裡，她在一場肅反運動中，她因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是國民黨而被自己人所活埋。白靈的犧牲雖然從表面上看是由於政治鬥爭，但是從更深的角度來看，處死白靈的人們如畢政委，他身為革命中的權威者，白靈在獄中痛斥他的革命立場有問題，而畢政委選擇最先處死白靈，這可以看作是一場政治報復，但是畢政委的思想是受舊社會的封建禮法所影響的偽革命者，他的思想並沒有突破舊社會思想的牢籠，對於白靈這樣一位新時代女性而言，他無法公平公正的對待這樣一位接受了先進思想教育的女性。

而最終，這位處於反抗鬥爭浪尖的新時代女性，也沒有躲開被舊社會的迫害，迎來了悲劇的結局，但是她的到來，卻為了這個黑暗的舊社會帶來了一束光芒，為了後來新社會新思想獻出了自己短暫卻精彩的生命。

#### 四、總結

在《白鹿原》這本書中，作者將舊社會的封建禮法對女性的迫害，白吳氏對於父權夫權的臣服，田小娥對於封建禮法的反抗以及白靈對於封建禮法的鬥爭，都是這一個時代不同的女性代表對於封建禮法的態度，然而她們都迎來了悲劇的結尾，而這也正代表著一個時代女性的悲劇，這個時代的女性的悲劇不約而同的指向了從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到解放前對於女性的三從四德等的道德約束，以及在父權夫權社會中對於女性地位的打壓，而在作品中的一位元位元身份地位各不相同

---

<sup>3</sup>畢明：〈《白鹿原》三位典型女性形象分析——以田小娥、冷秋月、白靈為例〉。《大眾文藝》，2020年24期，第7-8頁。

的女性，她們也正是用她們的悲劇為我們當今社會帶來反思與啟示。

參考文獻：

1、王奕霖：〈父權意識下的女性生存困境——《白鹿原》女性形象簡析〉。《金古文創》，2021年05期，第12-14頁。

2、王玉嬌：〈現實主義視角下小說《白鹿原》中的人物悲劇〉。《青年文學家》，2020年36期，第34-35頁。

3、畢明：〈《白鹿原》三位典型女性形象分析——以田小娥、冷秋月、白靈為例〉。《大眾文藝》，2020年24期，第7-8頁。